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主宰者



主宰者

霍炬

序幕

老板呆住了。

当老板听说我要辞职不干的时候，他呆呆地站在一边，脸色很不好看。我知道他的感受。尤其是我刚刚在号称“电子时钟”的他的面前旁若无人地呼呼大睡，紧接着又跳起来疯狂工作——十五分钟内制作两幅动画，一个游戏程序的主要部分和完成一个已由三位高级程序员 debug 了近一周而没有发现任何错误的有错程序的修改工作。他当然不愿我走。现在我一个人可以代替一个公司所有人的工作。其实，我也并不想走。如果不是他非要刨根问底地弄明白我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话。

我没再看呆住的老板，转身出了公司大门。我伸手摸了摸脑后未愈合的伤口，自言自语：一切顺利，这东西还真好使。

一闹钟把我从梦中吵醒，上班要迟到了！立刻我脑中闪过“电子时钟”训我的场面。不过我也立即想到了昨天辞职的事。对了，我不用去上班了。

我重重地重新躺下，突然感到右手中指有些疼痛，仔细一看，伤口不小，但是血已经止住了。像是用尖利的东西划伤的。蓦地，我发现面前的地板上摆着一堆破碎的零件。这是什么？强烈的好奇心迫使我检查了一下这堆破烂。我在其中一块上找到了血迹。

我浑身一震。

我想到了庄明，想起了两个月前那次争吵。庄明是脑外科专家，又是一个超级电脑发烧友，技术堪称一流。这后一点与我志同道合。

“你不能这样！太危险了！”庄明说。

“没有关系，至少它对我无害。”我说。

“我不是说对你有害，蛋白质对人体当然无害。我是说你怎么知道它就一定会听你指挥？你看没看过科幻小说！那里面的情节极有可能在我们这里成为现实！它的结构太复杂了——你知道的——它极有可能会产生自主的想法而不接受外加控制。”“这我当然想过。我既然打算把它植入大脑就研究过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我扬了扬手中的遥控器接着说，“看到了吗。它如果不听话，我可以用这东西来对付它，让它停止工作或立时分解。这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不管怎么说，我绝不同意你这样做。反正我不会为你做这个手术。看你能怎么办！”“好吧。我知道你是担心我，那么这个计划先放一放吧。”我说。

事实上我只是为稳住他。当天夜里，我就偷偷进入我们的实验室，拿走了我们刚研制出的两块蛋白质芯片中的一块。然后带着我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钱，离开了那里，在海边买了这所别墅住下。至于植入手术，这便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早就偷偷将庄明的脑外科知识和手术技术复制到一台电脑中，再稍作改动，一台电脑手术机就完成了。

当时，我在电脑中设计了一个程序，我会把每天的试验情况告诉它。如果我四天没有告诉它新的情况，那么就证明我遇到了危险，以前纪录的一切细节都会通过互联网传给庄明。

这些也是我给庄明的最后留言中提到的。

一切看上去都万无一失。

而现在，我瞪着那些破碎的零件，一阵苦笑。那分明是我的遥控器。
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渔夫撬开所罗门的铅封放出了铅瓶中的魔鬼，魔鬼要杀死他，但最后还是被渔夫装回了铅瓶中。我和我的境地差不多。只不过我的魔鬼已经砸碎了铅瓶。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二

我突然发现我坐在自己的汽车里。我打开车门，发现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怎么会汽车里？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是梦游？！

是我的“魔鬼”干的！镇定一下。

“你要干什么”？我试着和他对话，可又觉得很荒谬。谁会和自己大脑里的东西对话？没有反应。

“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这回我试着用脑子想。

没有反应。

真是莫名其妙。我恨恨地发动了汽车。这回得去找庄明帮忙了。

车子停在原处没动。我的手脚似乎不是我的了，他们全都不动，任凭我怎么用力。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

“只是为了别人不认为你疯了。”我的话还没出口，答案就立刻出现脑海中。

“如果你被认为是疯子，你就会被关到精神病院里。那样我的计划就不能实现了。”它继续“说”。

“计划？什么计划？”“其实在你的大脑中有这个计划的内容，只是你一时没想到。再好好想想。提示你一点，我们这种高智能的生物怎么能容忍你们这种低智能的生命的生命的主宰？”“你要我做什么？”“很简单。借用你来制造一种新的芯片，它可以靠非手术手段植入人体。这样我才能更好的控制你们。”一切都清楚了。庄明的话成了事实。

“你终于明白了，你无法抗拒。因为你只是我的工具。”“先回别墅吧。我不会被别人当疯子的。”我说。

三

我试了各种可能有效的方法想制止它主宰人类的疯狂想法。但都失败了。我只剩下了最后一招——死。

我要让我的生命和它一起消失。毕竟这是我不听劝告惹出的麻烦。我还有些责任感。

“我们出去吃点东西吧。”我这样想着，走出了大门。

路上，汽车停了下来。“汽车坏了。”我脑子里闪了一下。

我走下汽车。眼前是一道悬崖，下面是大海。一块木牌上有几个鲜红的大字：“小心鲨鱼”我走到悬崖边，毫无先兆地跳了下去。

四

我躺在一张粗糙的床上。一个老人坐在床前的椅子上。

“年轻人，你终于醒了。你真行。我在这住了几十年了，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能从鲨鱼口中逃生的人。”老人说，很惊异的口气。

其实我更惊讶。

我不会游泳！

五

从老人家出来，我回到了汽车上。

脑子里的声音又出现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以为只在脑子里想一下某个想法就能骗过我？别忘了我是在你脑子里，你在我的控制之下。我不会让你死。”再让你看看我的能力吧。”我的左手抄起一把水果刀，在我的右臂上狠狠地砍了一刀。

但这根本不是我的意识。

一阵剧痛。

更令我惊讶的事发生了：手臂上的伤口竟在缓缓变小，很快就消失了。

“你们的大脑功能太差。它根本控制不了细胞。但是我能。你刚才看到了，你的伤口能快速愈合就是因为我促使伤口外的血管和肌肉组织快速生长。我的控制可以达到细胞，你承认你不会游泳，对吧？但为什么你能游得比鲨鱼还快？这也是因为我精确控制你的四肢，使它们协调运动。你想想，我们主宰人类对你们并没有什么坏处，相反，一切技术、知识都毋须人类学习了，一切疾病都无法危害人类了。这是不是够美好呢？愿不愿意同我一起完成这个目标？”它透着兴奋。

对于这强烈的诱惑，我回答它：“生活差的不一定是奴隶。生活好的却有可能是生活的奴隶。人类失去自由和尊严，生活好有什么用？”六“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老祖宗早已把这至理摆在我面前了。

尽管它很完美，我制造它时也是力求完美。它还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疏漏。但这个疏漏却可能救了人类。我想起用病毒大战火星人的故事。

这大概是设计的唯一 bug 了——它不能进行“多任务”。DOS 和 Windows 的大战浮出于我的面前。我赢定了。

七

“唉！真不知道张天舒这小子能跑到哪儿去。”我自言自语。我真的挺担心他。一晃两个多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凭他的干劲儿，他肯定会那样干的。我敢打赌。

我又想起十多年前的那天。

我记得那次是天舒先口的。也是在这个地方。

“庄明，有件事不知你愿不愿意干？”“嗨，老朋友，客套什么，有话就说嘛。”“咱们一起研究生物芯片吧。”他神色并不庄重地说。

“你疯了！多少专家耗费了多少时间和多少金钱都没搞成，就凭你这个程序的和我这个业余的？”我笑着反驳。

“你怎么知道我们成功不了？他们的工作我早研究过了。他们走错路了。”说着他把一大厚本资料放到我面前。

“这是有关的资料，我先大概给你说一下吧。”他说，“他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以蛋白质为原料制作元件，然后集成于钢铁的芯片上。这也许是制造 C/Fe 文化的新路，但显然没有成功。因为蛋白质是不可能与钢铁组合起来的。”“那么你想怎么做呢？”我插嘴。

“很简单。我设想直接用蛋白质合成芯片。具体方法就是以遗传的方法改变 DNA 中的遗传基因，使之向我们需要的方向生长，直至培育出我们所构想的芯片。这有点象大自然产生人脑的过程。只不过它用了 46 亿年，而我们只需几年就差不多了。”我有点动心了。

“改变遗传基因的工作我可以完成，我在大学时就尝试过。毕竟我是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的高才生，要解决蛋白质的斥异也不算什么难题。但是怎样把它与人脑联起来，即通过神经使它与人脑沟通，使两者功能互补，这些我就差得远了。所以我才来找你，我的脑外科专家。”“我深深地被这个伟大的计划吸引了，这完全是可行的，至少在理论上是。”

但另一个问题游进我的脑海：这需要大量的金钱，钱从哪儿来？总不能到大街上拉赞助吧！

“你是担心钱的问题吧。”他一下子猜出了我的心思。

“告诉你一件事，但千万保密，还有，原谅我们相识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未向你透露过这件事。”他一脸严肃。

“可以。”我说。

“这要从八年前说起。当时有一家在世界十大企业中排第四位的私营企业——曼达集团你知道吗？”“当然知道。他的创始人叫张万风，不幸死于一次空难，后来曼达集团渐渐衰落，再后来就解体了。”我想起了这件当年被新闻媒介爆炒一时的事。

“张万风是我父亲。我的父母都在那次空难中去世了。”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听我说。当时我是唯一的继承人，但我对商业不感兴趣，于是我通过一位律师变卖了整个企业的地产。并分给他一部分钱，然后我们就一起消失了。他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但我们约定，谁也不将此事透露出去。从那时起我就一直隐姓埋名呆在这里。”那时我只有十八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很简单，我太爱电脑了，我在多年以前就立下志愿要造出生物电脑。所以我在考入中国最著名的清华大学生物学系学习的同时兼修了计算机专业。如今，我的理论知识已很丰富，我想现在是我可以动手大干的时候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望着这位多年的朋友，他那远大的志向和毅力放弃生活的决心感动了我。两行滚烫的东西从脸上滑下。

八

“砰”的一声巨响把我从回忆中拉回现实。

实验室！我向实验室跑去。迎面一团黑影窜了过来。我侧身躲过。是我刚作过手术的那只猴子。我没追它。

实验室里一片狼藉。笼子上手指粗的铁条弯了。猴子就是从这跑了出去。本来上了锁的门倒了半面。刚才的巨响就是它发出的。是那只猴子弄的？有能弄弯铁棍的猴吗？有能把门从墙上卸下来的猴吗？我早就想过它可能会逃跑，但绝没想到它的身上会有这种变化。

电脑发出一阵鸣叫，有我的电子邮件。我迅速看了一下。署名竟是天舒。

一切都明白了。但不管怎么说，应先把猴子弄回来。

我从车库开出汽车。我已经在车上早就装好了信号接收器，可收到我植在猴子左臂中的信号发射器的信号。

我开着车迅速追寻着信号。

九

我的车停在一所大房子前面。信号显示，猴子进入了这座房子。

我按门铃。没有人。门是开着的。我走了进去。

地上放着一根棒球棒。我犹豫一下，捡起球棒。

信号越来越强了，拐过一个弯，前面是一个大铁门，那只猴子正准备打开铁门。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我抡起手中的球棒。

一声惨叫。猴子跌倒在我的脚下。血流了出来。我开门进去。

不出所料。我发现了天舒。他很虚弱，阳光穿过门缝照在他脸上，他轻轻睁开眼。他显然认出了我。他哆嗦的嘴中费力地挤出一句话“拜托，……把我……脑子里的芯……片取……出来。”十医院中早已醒过来的天舒第一百二十七次骂我，“你这个笨家伙！取个芯片居然弄了个这么大的伤口，还不如我的手术机，算什么专家。”我们说起了几天来一直讨论的事。

“两个月前，我发现你不知去向，就猜到你会这样干。为了弄清芯片植入的后果，我买了一只猴子，给它植入了芯片。同时为防止它逃跑，在它的手臂中装了信号器。”“然后你就顺着信号追踪猴子，最后找到了我？当时，那块芯片为了发求救脑电波耗费了大量能量，因为它知道还有一块和它结构相同的芯片可以接收到信号，我没法制止它。你不知道，我多么不容易才把自己关进那个只能从外面打开的仓库里。我买那座房子时房主告诉我，那间仓库是存放爆炸品的，很结实。”“幸亏结实。等你伤口愈合了，你去实验室看看我关猴子的笼子。”“从我脑子中取出的芯片在哪？”“我保存起来了。知道吗？其实咱们根本就没有成功。它不具备任何功能，他只能利用人脑的功能。从这一点上看，它可以算一种病毒。”“画虎不成反类犬。”“对了，今天我刚刚发现它具有另一种功能，它可以完全利用大脑的功能。爱因斯坦也仅仅发挥出大脑潜能的10%，它却能达到100%，并且摘除它后，大脑被开发的功能不会随之减退。”“怪不得我觉得脑子灵活多了。也许我很快就会学会使用各种特异功能。”庄明，你不觉得人脑达到这种程度就不需要电脑了吗？”天舒欣喜的叫起来，开始解头上的纱布。

“天舒，你干什么！伤口还没有愈合呢！”我急忙阻止。

可天舒毫不理会我的劝阻，纱布被解开丢在地上。我惊异地发现那伤口已经不见了。

“人脑的功能。”天舒微笑着，“人不再需要医院了。真不幸，你失业了。”我目瞪口呆。

十一

我和天舒一起到他的别墅去。路上，他忽然对我说：“庄明，我想我们应该在对芯片改造完成后，把它无偿地贡献出来。它是属于全人类的。人类从此将站在一个崭新的起点向前发展。”“太好了，我也有这个想法。”我很佩服天舒的无私。

进了别墅，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对天舒说：“是不是脑组织若未经完全破坏它就可以再生？”“理论上可以，这只是一个细胞重组的过程。”糟了。我想起那只被我打死的猴子。

我们来到仓库。死猴不见了。

尾声出了别墅，一位老人拦住了我们。

“张先生，您好。”老人说。

“您好，这是我的朋友庄明。”天舒把我介绍给老人。并告诉我老人是住在附近的一位农民。

“您时常接济我，今天请到我家吃顿饭吧。”老人诚恳地说，“前几天打了只野味，一直留着，等您回来呢。”盛情难却，尽管我们都急于去寻找那

只猴子。

饭菜端上来了。是一盘不知是什么东西的肉。

我挑了一大块咬了一口。我的牙触到了一块硬东西。

那是一个圆形的东西，后面还拖着一根极细的肉丝，丝的尾端连着一个大拇指指甲一半大小的东西，闪着银光。

那是我的信号器！

“老人家，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是只猴子。”老人哈哈大笑。“先生真是好厉害，一口就尝出来了，”我要了一把刀，从锅里找到猴头，小心割开，一块长方形的东西呈献在我们眼前。

是它！

上面有一个孔，分明是被子弹打穿了。

我把它拿到桌上，切成三份，每人一块。

我笑着说：“尝尝吧，都是蛋白质，味儿不错。”三只酒杯撞在一起。天下从此要大变样了。

一阵笑声直冲天霄。

迷途

霍炬一休假一结束，迈克斯就回到了情报局。

“头儿找你。”一个办事员告诉他。

迈克斯推开头儿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他们不仅是上下级，还是很好的朋友。

“泰斯说他加入了塞斯教团。”头儿面无表情的说。

“什么？”“泰斯辞职了，他说他开始信塞斯教，不再回来了。”“他不是被派去调查那个神秘教团的吗？”“天知道为什么。先听听这段电话录音吧。”头儿按了一下桌上的录音机。

熟悉的声音传来：“头儿，我不想干了，我想要加入塞斯教团。”“为什么？你忘了你的任务吗？”“没有。但是我发现这个教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他正直、光明、崇尚科学，正如它的名字（Science）一样，虽然叫教会，但所有人都是热爱科学的，没有人强迫你相信其它什么，科学在这里的人们唯一的信仰。我决定辞去在情报局的工作。”“开什么玩笑？你是被派去调查的，你的任务是弄清楚为什么去过那儿的人都说这些，你怎么也学会了这一套鬼东西了？”“不，是真的。请不要再派人来找我。”喀哒一声。是电话挂断的声音。没有人说话，屋子中只有磁带转动的“沙沙”声。

“你想怎么办？”沉默了好一会儿的头儿问。

“你说呢？”“你会说：‘泰斯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了解他，他不会这样，我要去查找清楚。’对吗？”“是——”迈克斯的脸上有了点儿笑容，“这么说你同意了？”“是的，”他说，“等等，我又件东西给你。”头儿打开办公室的柜子，从夹层中抽出一把手掌大小的枪。

“这是最新的武器。他的子弹具有热跟踪功能，可以在你发射的方向附近寻找温度在35~38摄氏度范围内的物体，也就是人体，给以毁灭性的

打击。你戴上这个圆盘状的东西，他发出的电磁波能使你排除在搜索目标之外。这样，即使你的敌人夺走这把枪也打不中你。”“好极了，谢谢你。这应该是我见过的最奇妙的武器，由他一定会更加顺利。”“是的。不过别想用它打猎，要知道，购买一颗这种子弹所花的钱足够你在最高级的总统套房中柱上几年。准备好其它工具，明天出发。”“不，我现在就走。”“可是，你刚刚回来……？好吧。我理解你，去吧。希望你能平安归来！”二到了目的地，迈克斯并没有立即行动，而是拿着地图在城里调查地形。然后到塞斯教团附近转了几次。

迈克斯知道，这次来肯定有不少麻烦，所以要先弄清地形，做好准备。

显然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第二天出门时，迈克斯感到背后有人跟着他。

迈克斯迅速的拐了两个弯，来到一条大街上。

“先生，借个火。”迈克斯趴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的车窗上，找司机借打火机，眼睛的余光在后视镜中迅速扫一下，果然后边一个灰色的影子一下子躲到一辆汽车后面。

迈克斯又拐了几个弯，进入一条僻静的小巷。他脱下大衣，反着穿上，同时从怀中摸出一顶带有假发的帽子，他接着打开一个小瓶子，把里边的油彩的油菜迅速涂到脸、脖子和手上，这些部分立刻变成了亚洲人特有的黄色。现在他看起来像一名商人了。

最后一项工作是用一种喷雾器像皮鞋和袜子喷了一遍——那些都是经过化学处理的，经过喷雾可迅速改变颜色——当迈克斯将一切都收好，从小巷的另一头走上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时，追踪者才刚刚从小巷另一端走进来。

迈克斯在一家商店的玻璃橱窗前停了下来假装看着橱窗里面陈列的商品，眼睛却盯着橱窗中身后景物的映像。他发现穿灰衣的追踪者紧张得四处张望。“肯定是在找我”，迈克斯想。看到他没有认出自己时，迈克斯有些得意。因此当跟踪者悻悻返回时，迈克斯慢慢跟在他后面，终于看到他进入了塞斯教团总部。三第三天。塞斯教团总部。

“是时候了。”迈克斯对自己说，“该进去探个究竟了。”“我是最近加入教会的泰斯的朋友，请问我在那儿能见到他？”迈克斯小心的问看门人。

“2 1 4 房间”迈克斯推开2 1 4 房间门时，差点被吓了出来：一间8平方米大小的屋子，其中的摆设只有一张铁床，地上的灰尘挺厚，显然好久未打扫过。这哪里是教会宿舍？分明是一个监狱。更令人惊讶的是屋里的人，眼眶深陷，两眼无神，这哪里是原来的那个风度翩翩的泰斯？“迈克斯？你怎么来啦？您想加入吗？”“我？不。我来看看你。你为什么突然决定到这个地方来呢？”“这个地方怎么啦？你还在那里见到过给教徒这么好的房间住的教会？”“什么？难道这是非常好的房间吗？”“当然。上次我们执行任务时住过的那套总统套房也不过如此嘛！”“我看到你在这间房子里呆的时间太长，搞得你精神不太正常，最好出去走走。”“出去？那可不行。这里使我有种超出自然的宁静的感觉。外边简直是乱糟糟的一片。”“开什么玩笑？不是你疯了，就是我疯了。”“不，都没有疯。信塞斯教，你会有一种快乐的感觉，科学会给我们一切。”“好吧，好吧。”迈克斯边搪塞着边走了出去。

迈克斯知道，泰斯是一个性格坚强经验丰富的优秀情报人员。他决不会说出那样不合常理的话。如果他说了，那只能证明有些怪事在他身上发生了。

迈克斯边想边走，如果能找到一些存放秘密资料地方，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但这些地方在哪儿呢？迈克斯在大楼立转来转去，想找个突破口。但很快，他发现这座大楼的内部结构是相当复杂的。

迈克斯继续寻找着，因此并没有注意前方走过来的两位手里提着药箱，身着白衣的显然是医生的人。当迈克斯发现医生手中闪着银光的注射针头插进他的左臂时，一切都显得太晚了些。迈克斯觉得眼前的楼道迅速地晃动起来，接着是一团模糊，再往后是一片无际的黑暗。

四

“别紧张，小伙子。”随着一个中年人的声音，一片光亮似乎在蔓延。终于，迈克斯能够看清楚自己正处在一个宽阔的大厅里。迈克斯轻轻用手碰了碰衣服，发现特制的夹层里的头儿给他的枪和各种特别的工具都在，放在口袋里的普通手枪却不见了。

“别找了，你的枪在我这儿。”迈克斯抬起头，看到对面桌子后面坐着个中年人。他发现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后面一个冷冰冰的东西贴在头上，显然是一把枪。

“你们要干什么？”“哈……爽快人。我不会杀你，除非你太不老实。坐着别动，对你不会有什么伤害。我把你请来，是想让你成为我们的朋友。”“朋友？我连你们是谁都不知道。想成为朋友，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把我弄来？”

“我正准备给你解释这些。”中年人说：“你是在塞斯教会的地下室里。至于为什么请你来，那是由于你四处刺探机密造成的，不过听说你能力很强，因此我们又希望你能成为我们的朋友，帮我们做些工作。”“我为什么要为你们工作？你以为你们是什么？我只知道你们用什么邪术弄来这么多教徒。”“朋友必须坦诚相见，我正打算给一讲这个故事。”“好吧。我听你讲。”迈克斯轻轻碰了一下衣领，一台微型录音机开始工作。

“首先给你讲一些基本知识。这样你才能听懂我下面要说的。你应该知道，人全身的机能是由神经系统控制的，大脑是神经系统的主要部分，人的感觉是由大脑产生的。当人体的某个部位受到刺激时，这种刺激会通过神经纤维传到大脑皮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受到刺激的部位的神经纤维的电位会发生改变，产生电势差，从而形成电流，这个局部电流会流向相邻部份，使相临部分产生电势差而原部分恢复正常，这样一部分一部分不停传递下去，直至大脑皮层。这种情况很像一排骨牌，当你碰倒第一块，第一块倒下时会碰到第二块，第二块又会碰到第三块，直到所有骨牌都倒下为止。如果能够截取这种传递就可以改变人的感觉。我们制造的一种仪器就是这个原理”“那么把你们就是靠这个来控制教徒的？”“是的。”“全身的神经系统那么大，怎么才能更把信号全部截住？”迈克斯装出很好奇的样子，以便使录音机能够录下更多的资料。

“不，不用那么麻烦。大脑皮层与神经系统联系是通过脑白质完成的。因此，只要干扰脑白质传递的信号就行了。我们利用计算机控制一个干扰器——就是我说的那种仪器——它会去掉对我们不利的东西，补充上对我们有利的东西，对于其它东西就顺其自然了。”“现在我都明白了。但是你们这样做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是所有人都感觉良好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不会有战争，不会有……”“别说了，人类的感受不允许被如此践踏！是的，你说的没错，有战争，有不良现象，但是，人类是在进步，是在向前发展……人类需要克服缺点，可是不需要被麻痹！”“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是都告诉

你了……”“你告诉我这么多，到底想怎么样？杀我灭口？”“不，我们想使你成为我们的人。你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情报人员之一，我们正好缺少一个这样的人才。”“如果不答应呢？”“你不会那么傻吧？你的大脑中也被植有这种控制器，只要按下这个按钮”，他指了指桌子上的一个按钮，“你也会向他们一样。”“等等，我还有个问题，你怎么能够保证你的教徒们不离开，我是说如果他们不被这种幻觉所迷惑而硬要离开，你怎么阻止他们？”“你的朋友没告诉你吗？离开这里一定范围，植在脑中的干扰器其会刺激大脑，产生一种焦虑的感觉，再往后随着这种感觉的进一步增加可能会导致大脑的部分功能受损，比如失去记忆什么的。别说那些了，你到底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看来你还真是遇到傻子了。”迈克斯把脚踩在椅子的横梁上，向后猛踢椅子，同时身子向前飞去。

椅子背狠狠撞在后面持枪人的手腕上，枪飞了出去。

迈克斯看到中年人的手向桌面的按钮伸去。迈克斯从衣服的夹层中抽出了头儿给他的枪。

按钮被按下了。

迈克斯觉得眼前一下子变得明亮了许多。干扰器发生作用了。不过他还是在落地以前把枪里的子弹打了出去。

两声惨叫。

“看来这枪还真是厉害。”迈克斯对自己说。

迈克斯抬起头，周围的场景似乎全变了。房间显得宽大明亮。

“还真像总统套房。”迈克斯觉得有点好笑。

“我总得从这儿出去吧。”迈克斯用手摸着地面，找到一堵墙，又摸着墙边找到门……突然，周围的景物又发生了变化。

“看来是走出来了。”的确，迈克斯感到一种不安的感觉。

“好了，时间紧迫。”迈克斯找到了自己的汽车，迅速发动了它。

五

焦虑感不断增加着。迈克斯感到很不舒服。他艰难的阻止着自己心底不断涌起的想返回去的愿望。

“别想这些，想想其他的什么……”迈克斯试图试自己的大脑中回荡着以前的美好记忆。可惜作用不大，焦虑感还是在不断增加着。

“大脑功能损伤……”迈克斯想起那个中年人说的话，不禁有些紧张。他把汽车上的导航仪开到自动驾驶档，腾出手来把几天来搜集到的资料用录音机整理起来，以备不测。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把尘土剖在身后。远方，一轮红日缓缓落下。六汽车停在情报局门前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迈克斯用最后的力量向情报局开了一枪。

“但愿他们能听到枪声，发现我……”随后而来的感觉又是一片黑暗。尾声“嘿，他醒了！”迈克斯刚刚睁了睁眼，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泰斯！”“嘘，别动，接着休息吧，你太累了……”“我这是在……”“别说了，一切都好了。对了，我还要谢谢你呢……”迈克斯把头向旁边转了转。

“头儿？”“是的，一切都好了！”头儿说。

(全文完)

